

## 朱子《诗集传》浅说

徐鼎一

摘要:《诗集传》完成于南宋淳熙年间,为朱子在淳熙四年(1177年)所作之《诗集解》删改而成。据今人束景南考证,《诗集传》完成于淳熙十三年(1186年)朱子五十七岁时。该书一出,即以其旨意宏深、义理精明、体备而辞简,广为人所关注。元仁宗延祐二年(1315年)科举复行,便定《诗》义用朱子,并参用古注疏。明永乐中修《诗经大全》,以元刘瑾《诗集传通释》为蓝本,始独以《诗集传》试士。自《诗集传》成书以来六百年间,已为学子所必读,成为科士之范本。自清亡改祚,科举废除,《诗集传》不再立于学官,渐不为人所诵习。然朱子该书为其精神所注、学力所萃,为晚年得道之书。其释诸经,亦自谓于《诗》独无遗憾。然自该书成书以来,攻之者众,其好友吕祖谦亦不能无疑。清人毛奇龄更是攻朱不遗余力。而王应麟《诗考序》则云:“朱文公《集传》阅意眇指,卓然千载之上。”以王应麟之博学卓识,如此盛赞《诗集传》,必窥见其中精蕴所在。本文拟就朱子教人读《诗》之法、传《诗》之旨及辨说《诗》序、分别《雅》《郑》、叶诗韵等方面略作摭拾,附以浅说,以期得窥朱子传《诗》之深意及《诗集传》之成就。

关键词:兴于诗;诗集传;诗序辨说;叶韵

1 《诗》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居于首位。《庄子·天运》载:“孔子谓老聃曰,丘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自以为久矣,孰知其故矣。”孔子每每教人读《诗》,云:“兴于诗。”“不学诗,无以言。”“小子何莫学夫诗?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朱子祖述先贤,十分重视《诗》之兴人化成之功。其注“兴于诗”云:“兴,起也。诗本人情,其言易晓,而讽咏之间,优柔浸渍,又有以感人而入于其心。故诵而习焉,则其或邪或正、或劝或惩,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兴起于善而自不能已也。”其言《诗》之为功,全在讽咏吟诵之间,久之则入于人心而兴起于善。故读《诗》得法,可事半功倍。

朱子教人读《诗》之法,可从《诗传纲领》和《朱子语类》中得知。《诗传纲领》原载于宋元刻二十卷本《诗集传》之中,今通行八卷本已删去不载。《诗传纲领》引诸家论《诗》之语并略作疏解,首列大序,次列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程子、张子、上蔡谢氏之语。以诸家之语为己代言,表明自己传《诗》之旨,其中亦有教人读《诗》之法。《朱子

语类》中教弟子读《诗》之语,则更明白晓畅。

朱子云:“《诗》中头项多,一项是音韵,一项是训诂名件,一项是文体。若逐一根究,然后讨得些道理,则殊不济事,须是通悟者方看得。”朱子此论,言读《诗》尚通悟,然实亦不乏节目次第。其首言音韵者,《诗》之兴人,全在讽咏,故后有视《诗》教为声教者。然古音失读甚久,宋吴棫(字才老)作《毛诗叶韵补音》十卷,朱子有取焉。《诗》之明乎古音,正乎韵读,十分重要。诗叶韵,则讽咏上口,自觉有味。“训诂名件”,当为朱子所云“某旧时看《诗》,数十家之说,一一都从头记得”之类。“文体”则为《诗》之六义,即三经“风雅颂”、三纬“赋比兴”之类。若只这些节目还不济事,须是通悟方好。如求通悟,必当虚心体会,咏诵数百遍,以求其化而豁然贯通。

朱子云:“读《诗》正在于吟咏讽诵,观其委曲折旋之意,如吾自作此诗,自然足以感发善心。今公读《诗》,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,如做时文相似。中间委曲周旋之意,尽不曾理会得,济得甚事?”又云:“读《诗》之法,只是熟读涵味,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,其妙处不可得而言。须是打叠得这心

光荡荡地,不立一个字,只管虚心读他。”《小雅·斯干》首章:“秩秩斯干,幽幽南山。如竹苞矣,如松茂矣。兄及弟矣,或相好矣,无相犹矣。”《诗序》云:“宣王考室也。”朱子云:“此筑室既成,而燕饮以落之,因歌其事。”该诗先以“波光粼粼之水涯,悠远层叠之南山”言环境之幽,次以“下如竹苞之固,上如松茂之密”言宫庙群寝之庄谨,复由物及人,言“兄弟相好而无相谋”,可谓用意深矣。其中“委曲周旋”之意又有多端,宫之为美以示宣王之威,然宫室既成又当兄弟相和。兄弟不和,宫室反为其累,又何能致其久远?朱子引张子语曰:“人情大抵施之不报则辍,故恩不能终。兄弟之间,各尽己之所宜施者,无学其不相报而废恩也。君臣父子朋友之间,亦莫不用此道尽己而已。愚按,此于文义或未必然,然意则善矣。”

朱子力主咏诵之功,意在要人玩其义理,茹其滋味。“须是读熟了,文义都晓得了,涵咏读取百来遍,方见得那好处;那好处方出,方见得精怪。若读到精熟时,意思自说不得。”读到精熟时已入于心,其妙处自然无法形于言矣。

然朱子教人读《诗》,还有一大关键,即教人先读经文,不立主见,讽咏<sup>①</sup>迥环,逆探诗之本意(即先不要叫《诗序》给束缚住了)。“学者当‘兴于诗’。须先去了《小序》,只将本文熟读玩味,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。看得久之,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。”古人独以为‘兴于诗’者,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。今读之无所感发者,正是被诸儒解杀了,死着诗义,兴起人善意不得。”朱子于《诗集传序》(本是其早年未辨诗序时所作《诗集解》之序)中言及学《诗》法,实为不刊之论:“本之《二南》以求其端,参之列国以尽其变,正之于《雅》以大其规,和之于《颂》以要其止。此学《诗》之大旨也。于是乎章句以纲之,训诂以纪之,讽咏以昌之,涵濡以体之。察之性情隐微之间,审之言行枢机之始,则修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,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。”其言读《诗》,当以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正风求其端绪之正大与几微之间,参酌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《王》《郑》等十三国风以观其贞淫美刺之变,于《雅》求其宏大,于《颂》求其雍和。于是章句、训诂以解诗,讽咏、涵濡以兴诗。自反于性情、言行之间,审察于隐微、枢机之始,则善端可兴,隐恶可去,而后修

身于己、化成于天下矣。朱子此语实可谓善言《诗》者矣。其教人读《诗》,一字以概之,即为一个“兴”字,不出孔子“兴于诗”之意。

朱子为《诗》作传之因及其所本之旨,可见于《诗传纲领》《自序》《诗序辨说》《朱子语类》和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后序》中。朱子于淳熙壬寅(1182年)9月己卯他五十三岁时序吕氏《读诗记》,实亦可视为为其四年后改定完成之《诗集传》代言,序称:“《诗》自齐、鲁、韩氏之说不传,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。毛氏之学传者亦众,而王述之类,今皆不存。则推衍毛说者,又独郑氏之笺而已。唐初诸儒为作疏义,因讹踵陋,百千万言,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。至于本朝刘侍读、欧阳公、王丞相、苏黄门、河南程氏、横渠张氏始出己意,有所发明。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,然自是之后,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,盖不待讲于齐、鲁、韩氏之传,而学者已知《诗》之不专见于毛、郑矣。及其既久,求者众,说者愈多,同异纷纭,争立门户,无复推让祖述之意。则学者无所适从,而或反以为病。”朱子病毛、郑独尊,后人无或敢议;又病北宋诸贤说《诗》有未尽处,令学者无所适从。

《诗经》经秦而不亡,亦多因咏诵之故,但已非孔子删诗之旧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:“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、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,上采<sup>②</sup>殷,下取鲁,凡三百五篇。遭秦而全者,以其风诵,不独在竹帛故也。”又曰:“汉兴,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,而齐轅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,采杂说,咸非其义,与不得已,鲁最为近之。”咸非其本义”后人执为一定之辞,可采?汉代传诗者有四家,于鲁有申培,称为《鲁诗》;于齐有轅固,称为《齐诗》;于燕有韩婴,称为《韩诗》;鲁人毛亨所传之诗,称为《毛诗》。《毛诗》初未立为博士,于东汉后期方立于官学。自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之作笺,其余三家遂废。宋郑樵《诗辨妄》自序云:“《齐诗》亡于魏,《鲁诗》亡于西晋。隋唐之世,犹有《韩诗》可据,迨五代之后,《韩诗》亦亡。”唐初孔颖达等为郑玄所笺《毛诗》作疏,发明传笺,详于制度名物,遂为一家之尊。北宋欧阳修撰《诗本义》,首发难端,辩驳毛、郑,其于《诗本末篇》中言道:“何者为《诗》之本?何者为《诗》之末?《诗》

之本不可不理会;《诗》之末不理会也无妨。”朱子曰:“《诗本义》中辨毛、郑处,文辞舒缓,而其说直到底,不可移易。”楼钥曰:“由汉以到本朝,千余年间,虽为通经者,不过经述毛、郑,莫详于孔颖达之《疏》,不敢以一语违忤二家,自不相侔者,皆为曲说以通之。韩文公大儒也,其上书所引《菁菁者莪》,犹规规然守其说。惟欧阳公《本义》之作,始有以开万世之惑,曾不轻议二家之短长,而能指其不然,以深持诗人之意。其后王文公、苏文定公、伊川程先生,各著其说,更相发明,愈益昭著,其实自欧阳氏发之。”楼钥此语揭示了宋儒力求经之本意、摈弃传注穿凿之治学精神。

朱子传《诗》,广采众家之长,博涉于先秦典籍,《韩诗》、有宋诸儒之书,即毛、郑优长处亦唯善是从,先作成《诗集解》,后改定为《诗集传》。元中刊《诗集传》,郝经序曰:“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,折圣学而归衷,集传注之大成,乃为《诗》作传,近出己意,远规汉唐,复《风》《雅》之正,端刺美之本,冀训诂之弊,定章名音韵之短长差舛,辨大、小《序》之重复,而三百篇之微意、思无邪之一言,焕乎白日之正也。”朱子作传,力辟先儒说解繁缛、义理不精之弊,解字、通疏均字字斟酌,不妄下一词,力探《诗》之本义,将一诗之旨隐附于一诗首章之末,并附他说于篇末。今试举《关雎》首章及朱子传文以观其体例之善、说解之精。

“关关雎(愚按:明清八卷通行本注‘音疽’,宋二十卷原本注‘七余反’)雎,在河之洲。窈(俗本注‘音杳’,原本注‘乌了反’)窕(原注:徒了反)淑女,君子好逑(原注:音求)。”朱子于原诗之下,首标文体“兴也”(愚按:《周礼·春官·太师》:“教六诗,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。”故“兴”似亦可谓之文体也),复作训诂,云:“关关,雌雄相应之声也。雎雎,水鸟,一名王雎,状类鳬<sup>鸕</sup>,今江淮间有之。生有定偶,尔不相乱,偶常并游而不相狎,故《毛传》以为摯而有别,《列女传》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,盖其性然也。河,北方流水之通名。洲,水中可居之地也。窈窕,幽闲之意。淑,善也。女者,未嫁之称,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,则指文王也。好,亦善也。逑,匹也。《传》云:‘摯’字与‘至’通,言其情意深至也。”朱子训释字词,唯善是从,即此一小节,亦

采《毛传》、《列女传》而言之。后人谓其推翻前儒,实未察朱子之精博也。朱子随文作释,于首次出现“兴”之文体,释之曰:“兴者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。”此后,朱子将全诗之旨隐于诗之首章字词训诂之后、通释之前,云:“周之文王,生有圣德,又得圣女姒氏以之配。宫中之人,于其始至,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,故作是诗。”此即《关雎》全诗之旨,有类《毛诗》之《小序》。朱子之所以将其镶嵌于此,病《毛诗》将《序》冠诸篇首,使其类同经文。一诗之旨虽有其说,然亦要人究心于经文所达之意,不以《序》害经也。然后朱子通疏诗章,云:“言彼关关然之雎雎,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;此窈窕之淑女,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?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,亦若雎雎之情摯而有别也。后凡言兴者,其文意皆放此云。汉匡衡曰:‘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,言能致其贞淑,不貳其操。情欲之感,无介乎容仪;宴私之意,不形乎动静。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,此纲纪之首、王化之端也。可谓善说诗矣。’”一诗之中,疏解已尽,则于全诗篇末无言;若有未尽,则于篇末复举他说以补之。朱子于《关雎》篇末分章截句后,复申言曰:“孔子曰: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愚谓此言为此诗者,得其性情之正、声气之和也。盖德如雎雎,摯而有别,则后妃性情之正,固可以见其一端矣。至于寤寐反侧、琴瑟钟鼓,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,则诗人性情之正,又可见其全体也。独其声气之和,有不可得而闻者,虽若可恨,然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,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。”朱子此言,既窥诗中所咏之物与事,又推衍诗人之本;独恨诗之被于声乐不可得而闻,然即其辞咏诵以逆其意亦足可兴人。意犹未尽,朱子于篇末续录道:“匡衡曰:妃匹之际,生民之始,万福之原。婚姻之礼正,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诗以《关雎》为始,言大上者民之父母,后夫人之行,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。自上世以来,三代兴废,未有不由此者也。”此又引申诗之微意以言之。

朱子传《诗》,采摭之富,王应麟于《诗考序》中有言:“朱子言《关雎》则取匡衡;《柏舟》妇人之诗,则取刘向;《笙诗》有声无辞,则取《仪礼》;‘上天甚神’,则取《战国策》;‘何以恤我’,则取《左氏传》;

《抑》戒自傲、《昊天有成命》道成王之德,则取《国语》;‘陟降庭止’,则取《汉书》注;‘宾之初筵’饮酒悔过,则取《韩诗序》;‘不可休思’<sup>42</sup>、‘是用不就’<sup>43</sup>、‘彼徂者岐’<sup>44</sup>,皆从《韩诗》;‘禹敷下土方’<sup>45</sup>又证诸《楚辞》。一洗宋师专己守残之陋。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。”清儒丁晏《诗集传附释》云:“朱子取材之博,不特如伯厚所云也。训‘勿拜’为‘拜屈’,取施士丐《诗说》;训‘三英’为‘饰裘’,取郭景纯《拾遗》;以《文王》为周公作,本《吕氏春秋》;以‘燕师’为召公国,本《水经》王肃注;至于‘田祖有神,秉畀炎火’,证以姚崇《搏蝗》之说,尤征经世之学也。”余初检《诗集传》,其中取宋儒之说亦多。《简兮》《思齐》《斯于》中“张子曰”,乃取张载之言;《泉水》《北门》《墙有茨》中“杨氏曰”,乃取杨时之言;《君子偕老》《著》《吉日》《黄鸟》《文王》《灵台》《公刘》《我将》中“东莱吕氏曰”,乃取吕祖谦之言;《黍离》《伐木》中“元城刘氏曰”,乃取刘安世之言;《葛屨》中“广汉张氏曰”,乃取张栻之言;《下泉》《我将》中“程子曰”,乃取程颐之言;《我行其野》中“王氏曰”,乃取王安石之言;《雨无正》中“欧阳公曰”,乃取欧阳修之言;《小采》《小采》《殷武》中“苏氏曰”,乃取苏辙之言等等,不一而足。

朱子还有一段文字《记解经》云:“凡解释文字,不可令注脚成文,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,人唯看注而忘经,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,添却一项工夫。窃谓须只似汉儒毛、孔(愚按:“孔”字当为“郑”字之误)之流,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,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,乃为得体。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,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,自然思虑归一,功力不分,而其玩索之味,亦益深长矣。”<sup>46</sup>朱子因此将《诗集解》删节成《诗集传》,中有未明无考处,亦多存疑,不为曲说。

总之,《诗集传》乃朱子究心之作,其体例之精、行文之简、立论之确、采摭之富、用意之深,实不逊于毛、郑之功,即其义理,却有出于毛郑之上者,然其亦要人“兴于诗”而已。

《诗序》之辨,历来为《诗经》学第一大公案,众说纷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:“自元明以至今日,越数百

年,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,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诂之端乎?”朱子早年所作《诗集解》,尚从《小序》。后读《诗》日久,觉《小序》有不妥处。他说:“《诗序》实不足信。向见郑渔仲有《诗辨妄》,力诋《诗序》,其间言语太甚,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。始亦疑之,后来子细看一两篇,因质之《史记》《国语》,然后知《诗序》之果不足信。”<sup>47</sup>而朱子辨正《诗序》,亦为后儒所议。然其中尚有误区。朱子原撰《诗集传》,为二十卷本,中载《诗经纲领》《诗序辨说》等。自元代出现十卷本《诗集传》后,至明代出现八卷本,一直至清而通行,均削去《诗传纲领》《诗图》《诗序辨说》不载,大失朱子原书之旧。《诗序辨说》乃是朱子将《大序》、三百十一篇《小序》(其中《笙诗》六篇)并为一编,并对《小序》作有辨说。其中无异议者置诸卷中不议,有异议者则加以辨析。今之通行八卷本削去不载,则大、小《序》不可参读,连朱子《辨说》亦不可得见。

朱子于《诗序辨说》前有一小序文,略申己意,可分为三方面内容。一者为辨正《诗序》作者,一者为《诗序》编辑情况,一者为自己对《诗序》之态度。其第一条申明《诗序》云:“《诗序》之作,说者不同,或以为孔子,或以为子夏,或以为国史,皆无明文可考,惟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以为卫宏作。《毛诗序》今传于世,则《序》乃宏作,明矣。然郑氏又以为诸《序》本自合为一编,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,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,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。故近世诸儒多以《序》之首句为毛公所分,而其下推说云云者,为后人所益,理或有之。”先申明《小序》中有为汉儒所作者,原自为一编,为毛公分置篇首。朱子复辨正《诗序》编辑情况云:“但今考其首句,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,况沿袭云云之误哉。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,非经本文,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。又以尚有齐、鲁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,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。及至毛公引以入经,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,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,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。其后三家之传又绝,而毛说孤行,则其牴牾之迹无复可见。故此《序》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,而诗文反为因《序》以作。于是读者传相尊信,无敢拟议。至于有所不通,则必为之委曲迁就、穿凿而附合之。宁使经之本文纍纍破碎,

不成文理,而终不忍明以《小序》为出于汉儒也。愚之病此久矣。”朱子又言:“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,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,故既颇采以附《传》中,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,因以论其得失云。”<sup>[6]</sup>朱子此论可谓精密,此举可谓审慎矣。《序》说可取者采入《传》中,并合大、小《序》为一编并论其得失而离经别存于书中,以还其旧。后人议其废序,而俗本又将《诗序辨说》刊而不载,可谓诬朱子也甚。

朱子熟味经文,并广稽于先秦典籍,其逐条辨证《诗序》,可知其逆探诗文本意之深,推衍辨说之谨,并非强为惊世而立说,乃是追求本真、大胆求实之为学精神。辅广跋《诗序辨说》云:“先生之学始于致知格物,而至于意诚心正。其于解释经义,工夫至矣。必尽取诸儒之说一一细研,穷一言之善无所或遗,一字之差无有能遁,其诵圣人之言,都一似自己言语一般,盖其学已到至处,能破千古之疑,使圣人之经复明于世。然细考其说,则其端绪又皆本于先儒之所尝疑而未究者。则亦未尝自为臆说也。”<sup>[6]</sup>辅广此言深明朱子之心。朱子于《辨说》中首载《大序》原文,不作疏解(另于《诗传纲领》中,对《大序》及诸家之说有传注),而于《小序》则多有辨正。朱子辨《序》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:一为《诗序》有据,与诗相合,故于《序》下无说解,或者赞之并指出其据;二为《诗序》与诗意全不相符,故指斥其非;三为《序》首句与诗相合,故指其下句之非;四为《序》末句与诗相合,指其上句之非;五为指出《诗》编次之误;六为《序》之首句与末句自相矛盾;还有一种便是无可考存疑者。今略举数条以见朱子之说。

《小序》:“《汉广》,德广所及也。文王之道被于南国,美化行乎江汉之域,无思犯礼,求而不可得也。”朱子辨说云:“此诗以篇内有‘汉之广矣’一句得名。而序者谬误,乃以‘德广所及’为言,失之远矣。然其下文复得诗意,而所谓文王之化者,尤可以正前篇之误。先儒尝谓《序》非出于一人之手,此其一验。但首句未必是,下文未必非耳,苏氏(愚按:指苏辙《诗集传》)乃例取首句,而乃去其下文,则于此类两失之矣。”

《小序》:“《邶·柏舟》,言仁而不遇也。卫顷公之时,仁人不遇,小人在侧。”朱子有数百言辨说此

条,今摘其一段:“诗之文意、事类可以思而得,其时世、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。”今乃不然。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;不知其人者,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。于是傅会书史,依托名谥,凿空妄语,以诳后人。”朱子此语,正应合了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言“或取《春秋》,采杂说,咸非其本义”之意。

《小序》:“《简兮》,刺不用贤也。卫之贤者仕于伶官,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”朱子注曰:“此序略得诗意,而词不足以达之。”

朱子《诗序辨说》与《诗集传》相参看,可见其相互依存之关系。而朱子《辨说》,亦并非全无放失,后儒有辨之者。然朱子之意,因《诗》作在前,《序》作在后,不当以《序》冠诸篇首,况《序》乃多人合作,必有误说妄说者,且《诗》非因《序》而作,安能以《序》限之哉?《诗序》不辨,《诗》意不明。若《诗》尚未读,已读其《序》,则必以为此诗指某事某人、刺谁美谁,如此则诗意便狭窄了,不能有一团活络意思,又何能令人有“兴起”之意?且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诸诗之作者非一,《风》诗多为里巷歌谣之作,《雅》《颂》作者则“往往圣人之徒”,又何能一一考其所指。故求其意,当一本于《诗》,而不当一本于《序》。朱子辨《序》,并非废《序》也。

朱子辨《雅》《郑》邪正,指斥淫诗,为《诗集传》第二大争讼焦点。清人尤侗曰:“诗三百,以‘思无邪’蔽之,安有尽收淫词之理?即诗有美刺,以为刺淫可矣,不应取淫人自作之诗也。郑伯如晋,于展赋《将仲子》;郑伯享赵孟子,太叔赋《野有蔓草》;六卿饯韩宣子,子羔赋《野有蔓草》、子太叔赋《褰裳》、子游赋《风雨》、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、子柳赋《箜兮》,此六诗者,皆朱子之所为淫奔之辞也。然叔向、赵武、韩起莫不善之。”<sup>[7]</sup>古者称诗,截取断章,多取旁义。后儒排朱者交讥过甚,焉知朱子之志哉?杨慎《丹铅录》谓朱子因吕成公(吕祖谦)太尊《小序》,遂尽变其说。此言差矣。朱子一生,广汉张栻、敬夫、东莱吕祖谦伯恭,均为砺学挚友。朱子著书,曾数度令子朱塾持稿向吕祖谦请益,叫朱塾录其意见以回,并令朱塾受教吕氏之门。朱子辨《雅》《郑》邪正之说,吕氏不能无疑。但朱子尝序吕氏解诗:“及其断以己意,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

## 4

虑之表,而谦让退托,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。呜呼!如伯恭父者,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。朱子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,而吕氏已下世,朱子每每遗恨曰:“呜呼,伯恭父已矣!”“呜呼,悲夫!”

朱子辨《雅》《郑》,斥淫诗,其说可见于《诗集传》《诗序辨说》《读吕氏诗记 桑中 篇》《朱子语类》诸书中。而被斥为淫诗者多在《郑》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之中,然其他《国风》中亦偶有被视为淫诗者。朱子甚至有视为淫人自作者,于是乎后儒大病其说,引为悲怅。朱子此说却也惊世骇俗,然朱子于“甲辰春”(淳熙十一年,1184年)他55岁时所作《读吕氏诗记 桑中 篇》及《诗序辨说》中辨之已明。“至于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之篇,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。孔子之称‘思无邪’也,以为《诗》三百篇,劝善惩恶,虽其要归‘无不出于正’,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。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。”“今必曰三百篇者,皆祭祀朝聘之所用,则未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之属,当以荐何等之鬼神、接何等之宾客耶?盖古者天子巡守,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,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。既已陈之,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。”《桑中》,《小序》以为:“刺奔也。卫之公室淫乱,男女相奔,至于世族在位,相窃妻妾,期于幽远,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”朱子以为:“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。序之首句以为刺奔,误矣。其下云云者,乃复得之。夫诗之为刺,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,《清人》《猗嗟》之属是已。然尝试玩之,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,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。岂有将欲刺人之恶,乃反自为彼人之言,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?其必不然也明矣。又况此等之人,安于为恶,其于此等之诗,计其平日因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。又何待我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,亦岂畏我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?”朱子此语,一者以为《桑中》为淫诗,淫诗必无代作以为刺者,其必淫奔者自作而不自知其丑者;一者郑风淫逸,此等之人为恶不知其恶,当惭不知其惭,于此等之诗,出其口不以为异。采诗之官陈以观于天子,可知俗尚之美恶而已。

朱子又云:“郑卫桑濮,里巷狭邪之所歌也。夫子之于《郑》《卫》,盖深绝其声于《乐》以为法,而

严立其词于《诗》以为戒。”<sup>2</sup>孔子云:“放郑声,远佞人,郑声淫,佞人殆。”后儒多以“郑声淫”攻朱子,以为孔子只言“郑声淫”,未曾有言“郑诗淫”,而朱子以为《郑》《卫》多淫诗,岂不谬哉!然时风之不淑,必先自于不察之地;久而流习于不可阻,则见于光天化日之下;久于光天化日之下,则被于声乐而不知其耻,反以为乐,甚而歌之舞之;淫慢放逸之声被于朝,则淫词浪语咏于野。上下成风,其恶不自知矣。若以今观昔,何曾有二致哉?其必曰:“无有淫人自作之理?”曰:“无有淫人自作,难道有辟淫之人而反作淫诗哉?”

今检《诗序辨说》,朱子斥为淫诗者有数篇。《桑中》,“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”;《采芣》,“此淫奔之诗”;《丘中有麻》,“此亦淫奔者之词”;《叔于田》,“此诗恐亦民间男女相说之词耳”;《遵大路》,“此亦淫乱之诗”;《山有扶苏》《狡童》《褰裳》《丰》,“此下四诗及《扬之水》皆男女戏谑之词”;《子衿》,“其辞意猥薄”;《溱洧》,“郑俗淫乱,乃其风声气习流传已久”,《集传》称“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”;《东方之日》,“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”;《东方之池》,“此淫奔之诗”;《东门之杨》,“同上”。综上所述,朱子明言为淫奔者所自作,《桑中》《丘中有麻》《溱洧》《东方之日》数诗而已。《辨说》中《小序》视为刺诗者而朱子无有辨说,及直言《出其东门》“此乃恶淫奔者之词”。可见朱子亦并非全指淫诗为“淫奔者自作”。其实,《郑》《卫》之中男女相悦之辞,有似今之民歌,多为歌者自作,久则相传唱。其中有不失于礼者,亦有越礼而为邪僻之词者,此等之诗皆非刺诗。孔子录存《诗》中,示“可以观”之意,并以为惩创,有如《春秋》录乱臣贼子之事,“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,而垂鉴戒于后世。固不得已而存之”。朱子此说,标明《郑》《卫》之诗,多非刺诗,实为里巷歌谣之作。虽朱子所举淫诗亦并非全如其说,然其辨正《风诗》所由,其用意也深,辨之也勇。

朱子深得夫子之旨,辨《雅》《郑》之不同,大明劝善惩创之意。一部《诗经》,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令人兴起于正,而读至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《郑》,每每令人不忍开卷,然其令人戒惧也深。《论语》载:“子谓伯鱼曰: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?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?”此正见其善可以

为法者也,可不深思哉?

5 朱子《诗集传》另一突出成就,就是大胆采用吴棫读《诗》叶韵之法,使失读千年之久之诗,复可琅琅上口,声韵相协。宋吴棫作《毛诗叶韵补音》十卷,熊朋来《经说》称:“吴氏《叶韵补音》援证甚详,且先《集传》而成,有功于《诗》教,比郑为优。”朱子尝云:“古人情意温厚宽和,道得言语自恁地好。当时叶韵,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。到得后来,一向于字韵上严切,却无意思。汉不如周,魏晋不如汉,唐不如魏晋,本朝又不如唐。”<sup>[1]</sup>以朱子之语较诸今之读《诗》者,又岂不令人生叹乎?

宋魏了翁云:“《诗》《易》叶韵,自吴才老始断然言之。”自吴棫发明叶韵之说,朱子取以入《传》,并于《楚辞集注》中加以采用。之后明陈弟作《毛诗古音考》《屈宋古音义》认为古《诗》无叶音,应为《诗》之古音。《《诗》韵有本音,亦有叶音。今之西南地区唱民歌便如此,岂谓无叶音耶?清初顾炎武作《易音》《诗本音》,更相发明,古音之说始备。《诗》韵之明,可谓为吴棫启其端,朱子扬其长,顾氏集其成。

朱子云:“吴才老《补韵》甚详,然亦有推不去者。某煞寻得,当时不曾记,今皆忘之矣。如‘外御其务’叶‘烝也无戎’,才老无寻处,却云‘务’字古人读做‘蒙’,不知‘戎’,汝也。‘汝、戎’二字,古人通同,是协音‘汝’也。如‘南仲太祖,太师皇父。整我六师,以修我戎’,亦是协音‘汝’也。‘下民有严’叶‘不敢或遑’,才老欲音‘严’为‘庄’,云避汉讳,却无道理。某后来读《楚辞·天问》见一‘严’字乃押从‘庄’字,乃知是叶韵,‘严’读作‘昂’也。”<sup>[2]</sup>朱子采吴氏之长,补其不备,并证诸《楚辞》《老子》《夏谚》《礼记》之“曲礼”“王制”“礼运”“孔子闲居”诸篇及《庄子》《易·彖辞》诸书,实开后世陈氏、顾氏于先秦典籍中广稽古音之先导。朱子曰:“古之谣谚皆押韵,如《夏谚》之类。散文亦有押韵者,如《曲礼》‘安民哉’叶音‘兹’,则与上面‘思、辞’二字叶矣。又如‘将上堂,声必扬;将入户,视必下’,‘下’叶音‘护’。”朱子叶《诗》韵,据后儒考订,亦有不完备处。然以其先见卓识,广开后儒治学门径,却极有功。今人读《诗》,以《集传》为本,参诸陈氏、顾氏之书,能通古音不少。朱子因其音韵,教

人读《诗》,云:“只要音韵相叶,好吟哦讽诵,易见道理,亦无甚要紧,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,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。若只管留心此处,而于《诗》之义却见不得,亦何益也。”<sup>[3]</sup>此处朱子为人下一转语,读《诗》重在理会议理,有劝惩兴起之意,其教人每求其本,言也谆谆。

朱子《诗集传》自宋淳熙间成书,竞相刻版,自元明以来,其刷印版本之多、数量之大,实难尽数稽考。朱子嫡长孙朱鉴《诗传遗说》自序称:“先文公《诗集传》,豫章、长沙、后山皆有本。而后山校雠最精。”可见该书宋时已有多种本子。丁晏《诗集传附释》云:“《诗集传》,《宋志》二十卷,《玉海》同,今本八卷,不知何人删并。旧有《诗序辨说》附于后,今亦删之。”宋、元时《诗集传》传播甚广,诸儒训释、疏解亦多,当时尚仍朱子之旧,保留了该书原貌。元胡一桂《诗集传附录纂疏》二十卷,附《诗序附录纂疏》一卷、《诗传纲领附录纂疏》一卷、《语录辑要》一卷。元刘瑾《诗传通释》二十卷,附《纲领》一卷、《外纲领》一卷。元朱公迁《诗经疏义浅讲》二十卷,附《纲领》一卷、《图》一卷。元罗复《诗集传音释》、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所刻《诗集传》、明永乐十二年内府刻胡广辑《诗传大全》均为二十卷,并载有《诗传纲领》《诗图》《诗序辨说》。检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有元刻十卷本《诗集传》,未著录是否有《纲领》和《辨说》。于明代出现了八卷本《诗集传》,则仅有朱子早年作《诗集解》之《自序》,删去《诗图》《纲领》《辨说》不载,遂成通行俗本。自俗本通行,转相刊刻。经文、传文错舛,并将反切音改为直音,贻误甚多。臧琳《经义杂记》有《俗本诗集传》一条,专言其误,今摘录一段:“以及‘何彼穠矣’之作‘穠’,‘终然允臧’之作‘焉’,‘远兄弟父母’之作‘远父母兄弟’,‘羊牛下括’之作‘牛羊’。凡此,余初以为朱子之误,后考之有年,获见宋、元后《集传》,知并俗本删改之失也。”《郑堂读书记》云:“其间经义讹异,冯嗣宗所校正者凡十二条,陈启源所校正者凡十四条。又传文讹异者,启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条,史荣所校正者凡十条,皆由坊刻展转传讹,非是《传》原本如是也。”<sup>[4]</sup>

我们对朱子教人读《诗》之法、辨正《序说》、分别《雅》《郑》、叶诗韵及《诗集传》版本流传等方面

作一回顾,可见朱子此书有不磨之光。虽然朱子《诗集传》与初作《诗集解》和后来所作之《诗传纲领》《诗序辨说》,及其《朱子语类》中弟子所记之语,均非作于一时,其中有相牴牾之处,此正可见朱子《诗》学思想之衍进变化,吐故纳新,严谨求真。《诗集传》之作因其数度磨砢而体例完备,训解精当,义理渊明,词气婉和,指意闳深,堪与毛、郑之传笺相颉颃。王伯厚谓为“闳意眇指,卓然千载之上”,岂虚语哉?

注:束景南《朱熹年谱长编》称:“朱熹淳熙四年序定《诗集解》(原注:亦即《毛诗集解》),遂转而作《诗集传》。淳熙七年其始悟雅、郑之辨。十一年作《读吕氏诗记‘桑中’篇》。王懋竑据此篇推断《诗集传》成于淳熙十一年甲辰以后,而无确考。亦可证朱熹删削《诗集传》而成一小书定本在淳熙十三年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十六,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》条,海南出版社,1995年5月版。

近人支伟成著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,欲列毛奇龄于“先导大师”之中。章太炎覆书云:“而毛奇龄诋朱有馀,自身瑕垢则转过于朱(原注:如《四书改错》,可笑可鄙之处甚多),允宜删去。”又云:“毛奇龄于经学谬乱之处甚多,应删。”阮伯元好尚新奇,故于《学海堂经解》有取毛氏。其实毛本文士,绝不知经,偶一持论,荒诞立见。故自若无有取毛氏者,不当徇阮氏之私言也。”支氏遂摈去毛氏不入其书。

朱子《论语集注》释“可以兴”为“感发志意”,释“可以观”为“考见得失”,释“可以群”为“和而不流”,释“可以怨”为“怨而不怒”。其于“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”,注曰“人伦之道,诗无不备。二者举重而言”;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,注曰“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”。黄幹曰:“兴、群、怨,皆指学诗者而言。观则似指诗而言,谓可考诗人之得失也(愚按:“观”,班固以为“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”。郑玄注曰“观风俗之盛衰”。世之治乱不同,贤否亦异,故可以观风俗之盛衰而知其得失以期自反也)。然以为观己得失亦可通。下文既有“多识”,为此以识彼。则此为观己,然后四语皆一意也。故兴、观、群、怨,皆本于吾心:“事父事君”,乃一心之所为;“多识”乃博学洽闻以至于精明广大。此正朱子教人读书之法,先经,后史,复加学文以博洽之。

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二“宋版经部”载:“《诗集传》(原注:四函十六册),宋朱熹集传,二十卷,前有《诗传纲领》《诗图》《自序》《大小序》。”宋元刊《诗集传》其中多有《诗传纲领》,自明清八卷俗本通行以后,均刊去《纲领》不载,殊失朱子本意。

吴氏自序云:“《诗》音旧有九家(愚按:近人张寿林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撰《诗经古音四卷》条,云:“按魏晋以来,论《诗》音者,旧有郑玄、徐邈、蔡氏、孔氏、阮侃、王肃、江惇、干宝、李轨等九家,惜其书今皆不传”),唐陆德明以己见定为一家之学,《释文》是也。所补之音皆陆氏未叶者,已叶者悉以从陆氏。其用韵已见《集韵》诸书者,皆不载。虽见韵书而训义不同,或诸书当作此读而注释未收者载之。凡字有一义,即一条为证,或二义、三义,即以二、三条为证。若谬误、若未尽,曾俟后之君子正而成之,庶斯道之不坠也。章太炎云:“顾亭林初欲明古音以读《诗经》,结果反以《诗经》明古音。”然顾亭林古音之辨,作《诗本音》《易音》,亦莫不启端于朱子《诗集传》而上溯吴才老诸家,转而揆诸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楚辞》诸书。

41 47 43 44 45《朱子语类》卷第八十,中华书局,1994年3月版。

42《诗集传》八卷俗本删去“吴氏曰《韩诗》作思”七字。

43今八卷俗本删去“《韩诗》作就”四字。

44今八卷俗本删去“沈括曰: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作‘彼岨者岐’。今按:彼书‘岨’但作‘徂’,而引《韩诗薛君章句》亦但训为‘徂’,独‘矣’字正作‘者’,如沈氏说。然其注未复云‘岐虽阻僻’,则似又有‘岨’意。韩子亦云‘彼岐有岨’,疑或别有所据,故今从之,而定读‘岐’字绝句”八十七字。

45今八卷俗本删去“绝句。《楚辞·天问》‘禹降省下土方’,盖用此语”十六字。

46 41《晦庵集》卷七十四,同治十二年六安涂氏求我斋仿嘉靖壬辰本校刊本。

48 42《诗集传音释》,元罗复撰,光绪己丑年十月户部公刊于江南书局,中国书店,1994年原版重刷印。

49 40 46《历代诗经著述考》,刘毓庆撰,中华书局2002年3月版。

(作者 中文系访问学者; 指导教师 袁行霈教授)

(责任编辑 何方)